

#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三十五)

## 作者：陈勇

(续上期)

第十五天：

孔教重镇梭罗市

11月17日 星期

四

梭罗在印尼孔教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长期作为印尼孔教总会的所在地，直到十年前孔教总会才把办公地点迁到雅加达，现在梭罗仍是孔教长老协会的所在地。印尼孔教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于1923年在梭罗召开，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总会，并把总部设在万隆。1938年，梭罗孔教会邀请爪哇各地的孔教会举行全爪哇孔教会联合会议，在会上选出了孔教总会的领导机构，大会还决定创办《木铎月刊》作为孔教总会联系各地分会的月刊。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侵占印尼期间，日本认为孔教

总会反对日本而下令冻结其一切活动，这期间的华人宗教活动都十分低调的分散在各地进行。1954年，部分孔教人士在梭罗召开了代表会议，探讨重组孔教总会的可能性。翌年4月16日，成立了以郭谢卓博士为主席的印尼孔教联合会，所以4月16日就成为印尼孔教会的成立纪念日。1961年，印尼孔教在梭罗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教规，并拜会宗教部长，要求确认孔教在印尼宗教部的合法地位。1967年8月，印尼孔教联合大会在梭罗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印尼孔教联合大会改名为“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MATAKIN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并沿用至今。1978年11月，印尼内政部发出传阅公函，明文指出政府只承认回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自此，印尼孔教就这样被“合法”地排除在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黑暗时期，直到2000年瓦希德总统上台才得以平反。

可以说，拥有三位学师驻锡的梭罗孔教礼堂，是印尼孔教的神经中枢，它的历史也就是印尼孔教历史的缩影。幸运的是，我在礼堂见到了徐再英 (Tjhie Tjai Ing)、陈克兴 (Tan Gik Hin/Indarto) 和林两仪 (Oesman Arif) 三位学师，他们精神矍铄而又和蔼可亲，就像久别重逢的故人一样。徐再英学师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是印尼孔教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宣道师，十多年来一直担任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副主席和宣道师委员会主席，是印尼孔教的精神领袖，被尊称为“现代颜回”。他出生于中爪哇一个传统的孔教家庭，年轻的时候就通过立愿仪式成为正式的孔教徒，曾在梭罗创立孔教青年团。现在印尼孔教通用的《四书》

就是由徐再英学师从马来文翻译成现代印尼文的，另外他也已经把《五经》中的《易经》、《尚书》和《礼记》翻译成了印尼文。陈克兴学师也有七十四岁了，受过华文高等教育，是梭罗孔教会唯一会流利说中文的人。他原本学的是理工科，现在拥有自己的电子工厂，但是业余时间通过自学成为印尼孔教的宣道师，现在是孔教总会宣教团促进发展部的负责人。林两仪学师在七十多岁的高龄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就是荀子的思想，如今他是即将开学的印尼孔教高等学府——孔教书院 (SETAKHONG) 的主席。陈克兴学师做东，邀请我和梭罗礼堂的几位道亲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了可口的午餐。下午，陈学师还专门邀请我到他的家促膝长谈，使我对他的学识和为人至为叹服。傍晚六点钟，梭罗礼堂的三位学师以及其他几位道亲又盛情邀请我参加一个很随意的座谈，了解梭罗孔教会的情况。根据他们所讲，梭罗地区共有三千多孔教信徒，但是平常参加梭罗礼堂活动的

也就五十多人，而且以中老年人为主。礼堂每个周末都有宣道活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则一般是年轻人的活动。由于梭罗孔教会拥有三位学师和数位文师、教师等孔教专门宣道人才，一般的信徒很难有机会上台讲道，这与加拉璜礼堂 (Makin Karawang) 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印尼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就住在加拉璜，但是那里至今还没有一位文师，因此平常都是由一般信徒轮流上台讲道。梭罗的三位学师除了在本礼堂讲道以外，偶尔还要到外地礼堂宣道。就在十天以前，徐再英学师还到斗望、尖米士和班贾尔三个地方作巡回宣道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他每个月都要去三宝垄 (Semarang) 讲道，风尘仆仆，马不停蹄。陈克兴学师的讲道任务也很繁重，后天就要到泗水礼堂 (Makin Surabaya) 讲道。此外，因为他的中文很娴熟，还经常到中国内地和港台等地参加儒学会议。去年他就应邀参加了在山东曲阜召开的世界儒学论坛并用中文发表了论文，使与会



印尼古老的城市梭罗